

廣西地方戲曲史料彙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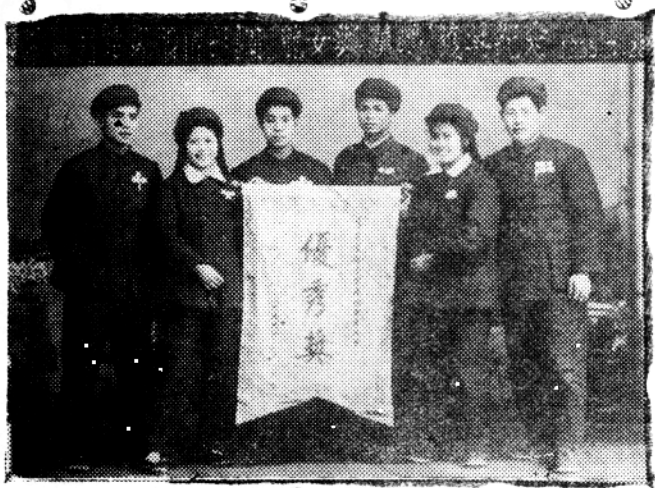
第二輯

《中國戲曲志·廣西卷》編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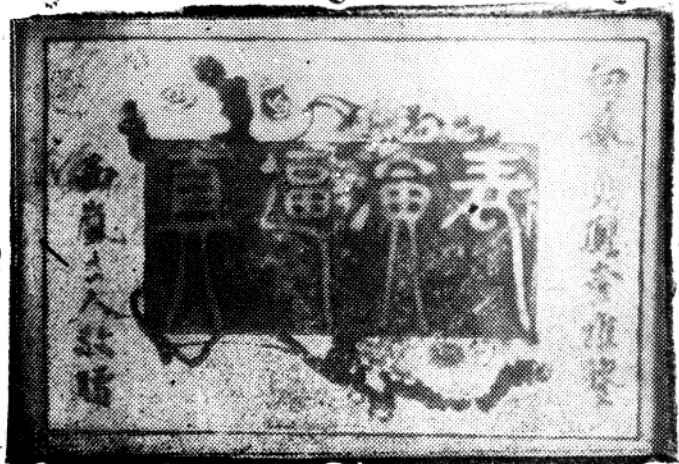


1965年10月10日，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在人大大会堂接见中南区现代戏赴京汇报演出队时合影。《三朵小红花》剧组成员恰在中央首长的身后。

（杨爱民 供稿）



1955年3月，彩调剧《龙女与汉鹏》参加全国群众业余音乐舞蹈观摩演出，荣获优秀奖。（韦 苇 供稿）



19 年，西风主人赠送给桂剧名艺人白凤奎的
镜屏 （ 供稿）

目 录

前言	(1)
《三朵小红花》种种	周民霞 (3)
《龙女》荣进怀仁堂	江 波 (9)
广西省文艺干校彩调班的回忆	陈宪章 (13)
柳州同乐茶社	张光雄 (17)
黄振清传	张光雄、杨爱民 (19)
五十年代的桂剧	秦 似 (23)
桂林地区桂剧史料汇集	沈文龙整理 (37)
恭城县桂剧团概况	李健宁整理 (75)
一斛珠小传	李应瑜 (77)
回忆父亲刘万春	刘云霞 (79)
回忆叔父刘长春	刘云霞 (81)
阎玉亮自传	阎九则整理 (83)
廖斌南自传 (2)	朱锡华整理 (87)
邕剧是南宁戏	蒋细增 (90)
粤剧在南宁 (下)	谢醒伯 (111)

崇左县的四个粤剧科班…………… 何国佳 (125)

春风化雨漓江畔…………… 金素秋笔记 吴枫整理 (130)

附：给金素秋的一封信…………… 舒 强 (157)

二进桂林…………… 张宝彝口述 胡耀池整理 (160)

请各地、市、县戏曲志编辑部(组)上送戏曲

文物的通知…………… (167)

历届壮、侗剧学员培训班…………… 滕泱藩 (168)

几位壮剧艺人简介…………… 向 凡 (176)

广西文干班第二期戏曲干部学习队…………… 向 凡 (179)

全区部分县少数民族文艺汇报演出…………… 章日芳 (181)

广西明清以来文人剧作摭拾…………… 顾乐真 (184)

附：胡耀池同志来信…………… (190)

关于戏曲志书写中的几项规定…………… (193)

后记…………… (195)

前 言

常言道：“盛世修志”。我们欣逢盛世，又躬身参加编辑《中国戏曲志·广西卷》的大业，实为人生一大幸事。但按照《中国戏曲志》编辑部制定的体例纲目草案，工程浩大，要完成这一大业，也实非易事。广西起步较晚，所以任务更显得十分艰巨。

所谓“志”者，乃志一方之事，“戏曲志”则自然是志一方戏曲兴衰沿革和发展之事。它不同于“史”，也不同于“论”，也不完全是一种“史料汇编”。但要完成“志”的工作，却必须首先做好普查及史料汇编的工作。广西计划在1987年底完成《戏曲志·广西卷》，与此同时，即在各地市编纂戏曲志分卷或剧种志的基础上，编辑一套“广西戏曲志丛书”。为此，今年三月在南宁举行的《中国戏曲志·广西卷》第一次编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由《中国戏曲志·广西卷》编辑部编印一套《广西地方戏曲史料汇编》，目的是：

一、及时将各方面的调查材料尽快地集中起来，以免流失。

二、为了保障工作者的权益，使资料提供者、收集整理者及撰写者的辛勤劳动能得到保障，为人公认。

三、资料一经发表，即致薄酬，借此对辛勤劳动者给予一些经济上的酬谢。

为此，我们对有关广西戏曲史料的一切文献资料和采访

座谈经初步整理的口碑资料及汇辑、编写的史料性文章，无论是成篇或片断，均所欢迎。凡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文字不限。但对于内容相同，或已见诸于前人文字者，则为节省篇幅，以先来稿先发表为原则。在今后戏曲志或剧种志中，凡根据本书辑录的文字，均应合理地尊重原资料提供者、收集整理者的权益。（包括前广西戏剧研究室编印的所有资料集）

《广西地方戏曲史料汇编》拟在两年半内编印十辑（1985年编印四辑，1986年编印四辑，1987年编印二辑），每辑20万字左右。欢迎来稿。

为节省开支，本书除少量赠阅以外，原则上由各单位（包括各地戏曲志编写机构）及个人订购或零购，每册定价一元，事非得已，敬请谅解。

《中国戏曲志·广西卷》编辑部

1985年5月2日

《中国戏曲志·广西卷》编辑部：

广西艺术研究所、南宁市民主路45号，

电话27293、21449

中国人民银行南宁市行建政路办事处

帐号：0188070

《三朵小红花》种种

周民震

彩调剧《三朵小红花》创作于1964年春，当年发表于七月号的《广西文艺》，剧名为《小糊涂遇险记》。1964年5月参加广西全区现代戏会演，1965年6月又参加中南区现代戏会演，是年《广西文艺》第十一号又以《三朵小红花》的剧名发表修改本。接着，1965年12月4日、5日在《羊城晚报》连载，后来中国戏剧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相继在1965年出版单行本。在参加1965年中南区现代戏会演时，被评为优秀剧目赴北京汇报演出。1965年，谢添同志对此剧发生兴趣。以后由我改编为电影戏曲舞台艺术片。1965年10月到1966年2月，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谢添导演，但尚未审查，（在广西内部放映过三场和1966年6月号《大众电影》最后一期发了两版剧照介绍）“文化大革命”开始，影片就封存起来，“十年浩劫”，影片也被封存了十年，直到1977年，方才允许在各地公映，属于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批开放的影片。影坛在寂寞了十年之后，放映了一部喜剧片，大家都有一种新鲜之感。

《三朵小红花》是我第一次写喜剧。以此为开端，以后我和顾建国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1972年曾冒着风险、合作写了一个小喜剧《我是理发员》，当时许多演出单位纷纷上演，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打倒“四人帮”以后，我

写了几个喜剧电影剧本：《甜蜜的事业》、《真是烦死人》、《顾此失彼》、《彩桥》和最近完成的《南阳富翁》等，五个电影喜剧，加上两个舞台喜剧，一共是七部，而这 是以《三朵小红花》为开端的，所以这个戏的创作，对我后来搞喜剧，起了开创性的作用。这个戏是1964年的春天，区党委文教书记伍晋南同志来文化大院作动员后，区直各剧团为了准备参加全区现代戏会演而掀起了创作热潮。我当时为区彩调剧团写了另外一个小戏，叫《春雷惊狮》。当时，剧团认为这个戏不够一个晚会、希望我再写一个戏，当时时间非常紧迫，要再下去生活是来不及了，于是根据我自己感受比较强烈、思想上有过酝酿的这么一个儿童题材的戏，写出了《小糊涂遇险记》。我的两个孩子当时正上小学，我爱人在小学当老师，经常谈起一些小学生的思想动态、学习状况和他们的生活及思想情绪。我很想写一出这样的戏来反映少年儿童的生活。当时写这出戏时，正是毛泽东同志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后，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题材就跳不出“阶级斗争”这个框框，但我在选取角度时，跟一般写同一题材的节目有点不同，不是着眼于地主破坏、资本家复辟一类，而是选了一个有儿童特点 的故事，就是卖不健康的小人书（即所谓“公仔书”），我以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来体现。从这样一个角度来写，就更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大讲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闹得血淋淋的。而我从这个角度来反映，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反对精神污染，写了王得利卖腐蚀学生心灵的小人书，与儿童们抵制王得利散布“精神细菌”而展开的一场斗争，但也是通过孩子们对他的说理斗争，以及某些谐趣的情节，比如说捡得一个烟斗呀，掉了一个怀表呀，被香蕉皮滑倒呀，以此

来进行巧妙斗争，搞得王得利很狼狈，这是用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处理，在道义上批判他，没有把他交给公安机关。看来，这样的方式还是可取的，就是现在还是存在精神污染的问题。所以这个戏现在来看还是有益的，只不过不宜提“阶级斗争”。这个戏以喜剧形式出现，观众爱看。当时，我有一个观点：戏就是戏，要有戏可看。所以在构思这个戏的时候，就极力写成一个轻喜剧。因此这个戏在1964年全区现代戏会演后，就大受欢迎，当时就有不少剧团来学这个戏，杨爱民演剧中的王得利这个角色，演得维妙维肖，一时大家也忘记了他的名字，都叫他“王得利”。演胡小图的苏秋妹，在社会上特别在文化大院里凡认出她的人，都叫她“小糊涂”。说明这几个人物是成功的，这个戏也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但演出后，仍在作继续修改，准备参加中南区会演。曾经一度改名为《星期天的故事》，但为时不久，后来就改为《三朵小红花》了。这个戏在修改过程中，曾得到区彩调剧团的导演江波同志和主演杨爱民同志的帮助，他们还搬到我家住了四天，讨论本子，在他们的帮助下作修改。从《小糊涂遇险记》到《三朵小红花》，最大的改动就是突出了陈小英，力图把原来以胡小图为主角改成以陈小英为主角。从现在的观点看，主角不一定要正面的先进人物，其它人物也可以成为主角，但那时就有这么一种“左”的思想，好象转变人物成为主角就是“中间人物论”，迫于形势必须把它扭转过来。但是，剧本还是没有完全扭转过来，说明这是不能勉强的。但作为一个儿童剧来说，树立陈小英，把陈小英写得非常可爱而先进，我觉得也是对的，因为孩子们善于模仿，胡小图是个有缺点的孩子，他的一些行为容易被小观众模仿。陈小英是个好孩子，她的一些好行为，也容易为

孩子们学习。所以我们还是加强了陈小英这个角色。从《小糊涂遇险记》变为《三朵小红花》就说明了这个转变，看来也是成功的。

1965年6月到中南会演时，得到陶铸、吴芝圃、陈郁等几位中南局书记的接见，在场的还有中南局宣传部部长王匡、文艺处处长沈蓉，都称赞这是出好戏。接见时，陶铸同志还亲切地问候“三朵小红花”，一个一个的问，讲这个戏有什么社会意义，孩子们多么需要戏剧和艺术，象这个戏就是个很好的戏，等等。《三朵小红花》在当时轰动一时，《广州文艺》准备全文发表。但因修改剧本，没有给他发，后来《羊城晚报》发了。在这前后，还有不少的评论文章。《广西日报》在1964年6月12日发表了丘振声的评论《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接着，《广西日报》组织了教师、家长座谈会，以座谈会纪要的形式作了报导，也是在6月12日，题目是《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接着，在6月29日，《南宁晚报》发了一个专栏：《“拔河”好戏》。在参加中南会演时，各报对《三朵小红花》的评论文章就更多了。我收集到的就有八篇（实际上不止此数）。如《南方日报》的《让孩子们天天向上》、《一场令人深思的争夺战》。《羊城晚报》发表了《适合于儿童看的好戏》、《欢迎孩子戏》、《小观众喜爱“小红花”》。《广西日报》发了《培养红色的新一代》，《南宁晚报》发了《让孩子们在斗争中成长》等等。

中南会演后，就有更多的剧团来学这个戏。在陶铸同志接见时，也曾建议把它拍成电影。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添同志闻讯而来，观看了《三朵小红花》的演出，决定拍摄这部电影片。

中南会演结束后，陶铸同志就组织了三台优秀小戏赴京汇报演出团，《三朵小红花》参加了赴京汇报演出，在北京的长安戏院、中南海等剧场演出。叶剑英等中央首长观看了演出，张云逸同志也带了好几个朋友来看戏。

当时正碰上1965年的国庆节——建国十六周年的纪念日，《三朵小红花》和汉剧《借牛》合成一个文艺彩车，参加了国庆游行。《三朵小红花》的三个演员站在上面最高的一层，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周总理、刘主席等中央首长的检阅。10月10日，还受到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时刘主席正出国访问）在人民大会堂的接见。（与中南五省及西北文艺工作者代表）接见后，“三朵小红花”和其它演职员均站在毛主席的身后摄影留念。这是《三朵小红花》获得最高的荣誉。

当时，剧组正在北影拍摄电影，人员基本上都是广西彩调剧团的原班人马。1966年2月摄制完毕后，由谢添同志亲自送来广西，请广西的党政领导审查并获通过。《大众电影》也在1966年6月最后一期，用两个版的版面报导了《三朵小红花》。“文革”袭来时，影片尚未公映，就被打入冷宫。直到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三朵小红花》才得到第一批“解放”，在全国放映。与此同时，广西彩调剧团也恢复了演出。成为该团创编现代戏演出场次最多的一个剧目。

自中南会演后，在全国各省市都有专业和业余的剧团演出了这个戏。（文化部的内部推荐剧本选中就推荐了《三朵小红花》）据不完整的资料统计，大概不下四百个左右专业剧团演出了这个戏。业余演出就无法统计，许多学校都排练上演过。那时南宁市的儿童大多看过《三朵小红花》的演

出。这是继《刘三姐》之后又一个在全国影响较大的舞台剧目之一。

总的来说，从1964年创作剧本开始，到1977年电影恢复放映，共历时十三年。1978年纪念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时，编了一本戏剧集，《三朵小红花》也被选入集子。另外1980年在广西全区少数民族创作颁奖大会上也得了优秀创作奖。在历经坎坷之后，总算有了出头之日。

《龙女》荣进怀仁堂

江 波

1955年春节期间，广西省文化局举行业余民间文艺会演，宜山专区代表队的调子戏《龙女与汉鹏》和《王三打鸟》均受好评并获奖状。经大会评委评选，省文化局批准，留下该剧的演职员在南宁继续加工提高，准备参加北京即将举行的“全国群众业余音乐舞蹈观摩演出大会”。当时同被留下加工的还有德保壮剧《宝葫芦》、三江侗剧《秦娘梅》，以及侗族《琵琶歌》、都安《扁担舞》、德保《捞虾舞》、玉林《撑船舞》等。

省文化局局长周钢鸣、副局长秦似对我们关心备至，邀请了省里的学者专家：满谦子、卞璟、刘真、刘鲁也以及韦宪彬、李叔源等，给《龙女》、《打鸟》作全面整理加工。特别是满谦子和卞璟同志，从剧本、音乐、表导演以及服装、化装、道具都一一过问，亲临指导。

二月底，赴京代表团正式成立，满谦子任团长，江容安、韦宪彬任业务干事兼打击乐，李叔源任政治干事。演员有饰龙女和毛姐妹的傅锦华（融安人）、饰汉鹏和王三的罗亮（宜山人）、饰汉鹏母和毛母的陆紫繁（融安人）。乐手有拉大筒的李福林（柳江人）、司鼓掌板的吴海波（宜山人）、秦琴兼道具陈金华（融安人）、钹兼剧务何长佑（柳城人）。连同壮剧、侗剧演职员一共三十八人。领导上还给

每人新发一套蓝色斜纹线布的棉衣、棉裤、棉帽。出发那天，秦似副局长、导演卞璟、刘真、画家刘鲁也、艺术科长段寸西等许多同志都到车站给代表团送行。

三月阳春，北京分外秀丽，我们下榻在东四饭店。大家虽是初次来京，但谁也没有提出游览的要求，都一个劲的在温习、揣摩自己扮演的角色。晚上观摩，白天抓紧时间排练，人们的心愿是把这场演出演好，千万不能给广西人民丢丑。

《龙女与汉鹏》、《王三打鸟》正式参加大会演出那晚，演员们都感觉良好，乐手也感到满意，满团长和我们几个干部心里也都乐滋滋的。

中央戏剧学院欧阳予倩院长对广西来客特别热情，他特邀我们到学院小礼堂为全体师生演出，还设宴款待。欧阳院长扶着手杖由夫人陪伴观看演出。当演到《王三打鸟》时，欧阳老感到分外亲切，他回忆起抗战时期在桂林、柳州、平乐、昭平一带，有种叫“调子戏”的小戏。他认为是个很有生命力的民间小剧种。

三月二十六日中午，满团长从外面匆匆返回旅店，还来不及吃饭，连忙就召集江容安、韦宪彬、李叔源开会。只见他既高兴又紧张地压低嗓门说：“明晚有重要任务，《龙女》要进怀仁堂。”我们听了惊喜万分。午睡过后，满团长召集《龙女》剧组的演职员讲话，他反复只说有重要演出任务，又特别嘱咐演员保护好嗓子，叫江容安抓紧给演员抽排、细排。对服、化、道又作了全面检查。发现花扇不理想，派人直奔大栅栏买回十把五彩裙边的新花扇。

三月廿七日，我们提前吃了晚饭。一辆中型客车将剧组一行连人带物载走。车上有两位大会演出组的工作人员，另外还有两位保卫人员。车过天安门，仍向前疾驶。片刻转进

新华门，直开到怀仁堂的舞台后侧门停下。此时，人们都领悟到了，可相互之间仍然是心照不宣。

工作人员带领我们走进一间灯光明亮而又宽敞的化妆室，设备齐全。墙上装有两个“喇叭”，台上正演出京剧，接着是安徽花鼓灯，听得清清楚楚。工作人员再三叮嘱，不要随意走出化妆室。

“快，该你们上戏了！”我们随这位前来打招呼的工作人员，弯弯曲曲走进舞台后侧，乐队人员很快安排就坐，那一桌二椅，还有一块平面大水缸的景片，很快就布置完毕。我们听见女报幕员明亮清晰的声音：“最后一个节目，广西彩调剧《龙女与汉鹏》。”但场内没有掌声，一片寂静。乐队开始演奏，大幕徐徐拉开。年轻美丽的龙女、朴实雄厚的汉鹏、双目失明的汉鹏母亲，依次上场。演员心情虽然十分紧张，可戏进行得出人意料的顺畅。当演出结束时，观众厅里报以阵阵热烈的掌声。满团长忙带领全剧组人员登台谢幕。大家幸福地荣见起立鼓掌、面带微笑的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以及其他中央首长。我们激动万分，满眶热泪，心里都在想着同一个问题——一个长期被旧社会统治者蹂躏、鄙视、三令五申严禁演出的民间小剧种，如今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城，光荣地进到怀仁堂，接受了党和政府最高级领导人的检阅，不禁泪珠滚滚夺眶而出。

回到住处，幸福感、光荣感使大家兴高彩烈，激情满怀，迟迟不能入睡，许多人含着热泪连夜给亲人写信报喜。满谦子和江容安以“《龙女》荣进怀仁堂，幸福见到毛主席”的电文，分别给广西省文化局和广西宜山地委宣传部致电报喜。

在荣进怀仁堂演出的前几日，中国戏剧家协会特为广西

代表团举行了一次茶话会。主持人首先祝贺了全国人数最多的一个少数民族——壮族，有了自己的剧种“壮戏”，同时也祝贺三江侗族有了侗戏。当满团长汇报《龙女与汉鹏》原叫“调子戏”也叫“采茶”和“喲嗨戏”，而桂北一带常叫“彩调”时，与会专家们一致赞同“彩调”这一既优美又富有特色的名称，于是首先被中国剧协以文字记载于史册——会议记录本上。后来广西各地也逐渐统一这朵盛开的小花为“彩调”了。

广西代表团五个节目在京获得演出优秀奖，《龙女》又荣进怀仁堂，名声在外，引起省内各方面的重视关注。故在我们由京返桂时，桂林、柳州市委和人民政府，均表示热烈欢迎，主人设宴款待，恳切挽留演出。代表团盛情难却，分别在桂林市、柳州市人民礼堂，向当地党政领导和人民群众各作两场汇报演出。

因在北京时间太紧，代表团在桂林汇报演出时，专为演员补拍了三张照片以作留念。第一张照片题字：“参加首都‘怀仁堂’演出《龙女与汉鹏》并得荣见毛主席纪念，1955年3月27日”（荣见日期）。参加拍照的有满谦子、江容安、韦宪彬、傅锦华、罗亮、陆紫繁、李福林、何长佑、陈金华。全部脱帽以示尊重。第二张照片题字：“赴京参加群众业余音乐舞蹈观摩演出彩调《龙女与汉鹏》获奖纪念，1955年3月28日”（获奖日期）。参加拍照的有手执演出优秀奖奖旗的傅锦华、陆紫繁以及罗亮、张金华、何长佑、李福林。（以上二照吴海波因故缺席）第三张照片是五个获奖剧目的演员，分别手执五面演出优秀奖奖旗（彩调《龙女与汉鹏》、壮剧《宝葫芦》、侗剧《秦娘梅》以及侗族琵琶歌、都安《扁担舞》）和代表们全体合影（38人）。